

# 中国当代诗

**编者按:**诗歌不是语言游戏,更不是机器操弄下的词语搭配。好的作品是人类本性与知性自我探索的结果,机器与他人都无法替代,因此诗歌并不排斥来自内心深处的癫狂、青涩与幼稚。尤其现当代诗,需要灵魂般的干净、简练和洞彻,那些浮于表面的语言游戏是多余的。如果我们还在和语言纠缠,甚至根本无法从语言的大海中浮出水面,那么就可以断定,诗歌堂奥的门径还没有向我们敞开。

## 且沙尔撒的马车

·吉狄马加·

傍晚的时候,  
一辆马车上坐着  
内隐寡言的主人。

他的名字  
叫且沙尔撒,一个普通  
百姓的姓氏。  
他的马车,在空旷的  
原野上走着,  
马车和披毡的影子  
紧追着光的玄骸。

那石子混杂的泥路,  
以无声的弱势切除  
间隙时光暂停的可能。  
你们看,这片干燥的地方  
抑或就是火星的表层。

马车是在行进之中  
还是停止在了星球  
某一个固定的位置。

一辆简陋的马车  
消失了还会出现,  
他的主人且沙尔撒  
是一个亡人遗失的名字  
还是一个活在今天  
被重名重姓折磨的人?  
(选自《诗刊》2025年第4期)

## 黑云汹涌

·王小妮·

所有的云都要经过我  
不肯绕路  
我在海滩上  
作为飞行器  
亮着身体里所有的灯  
天在这会儿不再那么圆  
也远没有从前描述的那么高  
云彩漫过沙滩  
就要接上我  
去汇入它的汹涌  
附带近旁的所有起伏  
(选自《长江文艺》2025年第5期)

## 落日

·欧阳江河·

落日自咽喉涌出,  
如一枚糖果含在口中。  
这甜蜜、销魂、唾液周围的迹象,  
万物的同心之圆、沉没之圆、吻之圆  
一滴墨水就足以将它涂掉。  
有如漆黑之手遮我双目。

哦疲倦的火、未遂的火、隐身的火,  
这一切几乎是假的。  
我看见毁灭之美的最后闪耀。

落日重重指涉我早年的印象。  
它所反映的恐惧起伏在动词中,  
像拾级而上的大风刮过屋顶,  
以微弱的姿态披散于众树。  
我从词根直接走进落日,  
他曾站在我的身体里,  
为一束偶尔的光晕眩了一生。

落日是两腿间虚设的容颜,  
是对沉沦之躯的无边挽留。  
但除了末日,没有什么能够留住。  
除了那些热血,没有什么正在变黑  
除了那些白骨,没有谁曾经是美人  
一个吻使我浑身冰凉。  
世界在下坠,落日高不可问。  
(选自2023年11月23日微信公众号“无限事”)

## 看海

·华清·

忽然有很多人在看海,他们中的一些  
也在尝试写大海  
我隐约知道那其中的原因  
他们立于存在之海的面前  
感到了深刻的无奈  
但他们看到了一种力量  
好像在积蓄和规划某一场风暴  
他们像是看到了某种结局  
关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 
其实历史也无非是人生的扩展版  
内在道理完全一致  
大海收纳一切也湮灭所有  
无论大小河沟,垃圾还是甘泉  
大海本身就足以诞生和摧毁一切  
大海就是新生的母体和源泉  
就是起始和终点。所以  
写一写吧,无论你写了什么  
都可以用瓦雷里来结尾——  
“大海啊,永远在重新开始”!  
(选自《作家》2025年第4期)

## 遮掩

·林白·

不能用第一人称  
不能用第三人称  
也不能用第二人称  
是的,我也不愿声张

不说出你所在的城市  
也不说出我所在的城市  
当然更不会说出你的名字  
而“我”也并非真实的我

一名旅行家,一名高僧  
他们几百年间  
从你的县城到达我的县城  
若我反复提到他们  
我会意识到自己的爱欲  
超越了历史  
(选自《花城》2025年第3期)

## 车站

·胡弦·

来,从我手里取走你的疲倦,  
来,取走你的躯体这超重的行李。

来吧,钢轨上的巨兽,  
你面无表情,但呼吸灼热,  
你进站又离开,只偶尔送来窥探的一瞥。

一瞥,就够了:所有车站,  
都还不曾学会祝福的方式。

要忍住长久的焦灼之后,  
背影们才能学会排队。  
当那队裂开,如同一块  
没结构好的固体的分崩离析。此为

不同时刻提供的人间;目的地  
提供了不同目的的人间。  
但列车时刻表像早已忘了人间,  
它把自己固定在一个个不确定的临界点上。

而车轮,要小到一只拉杆箱的轮子  
那么小时,才能用来承载生活,  
一边滚动,一边用吱嘎  
不停的噪音拖走了,  
散落在大厅和铁轨上的孤独。  
(选自《星星》2025年2月上旬刊)

## 一只功力高深的水果

·师力斌·

莫名其妙。绝没有爪牙  
闪光的脸照耀饥饿  
和霓虹公主娇滴滴的身材

大暑的安慰。在孤寂和戕害中救过你的  
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灵魂,圆润、宽容四合院  
般的心胸,散发与生俱来的甜味

此刻,她越过水泥城,反复从枝头诞生  
一会儿黄,一会儿红,像千山万水的模特  
分明在宣扬挚爱的生命力  
(选自《诗刊》2023年第9期)

## 路灯

·胡游·

路灯悬浮在空中,没有着落  
它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  
每晚都藏在树影里,和星星一起闪耀  
应该是它的另一种尽头  
照亮落叶回家的路  
照耀清水里那些清澈的游戏

灯一旦发光  
就暴露了隐居的地方  
自己便不再有路  
(选自《湖南文学》2025年第5期)

## 幸福(外一首)

·秦立彦·

我们多么想占有幸福,  
像占有一座奖杯、一个礼物。  
然而它也热爱自由,  
它不愿意属于谁。  
像一只鸟,它无法在任何枝头长久停留,  
像落在手掌的雪花迅速融化,  
插在瓶中的玫瑰会枯萎。  
它像风,朝自己的方向奔驰。  
此外,它喜欢不期而至。

## 我们失去的人

我们想起我们失去的人,

尤其他们的笑容,  
顽皮的、慈蔼的、明朗的笑容。  
那些笑容在空气中尚未散去,  
像是依依的落日,  
像是风。

现在我们需要去青山青草中寻找他们,  
那里仿佛是合适的去处,  
因为落日每一天都落向那里,  
风从那里开始,在那里平息。  
(选自《人民文学》2025年第4期)

## 入川断章

·雷平阳·

盆地内下着暴雪而四周的山上  
全是阳光照亮的白色悬崖。我被  
极端的气象所震慑,又被  
迷狂与静止的  
两种白色所吸引  
而且,这不是我现在看到的场面  
是少年时的记忆,猛然出现在脑海  
由此我以为:当在暴雪中  
失踪的少年又活着回来  
——被遗忘的极端美学,正好可以  
替代现在思想上的分裂与平衡  
(选自《江南诗》2025年第2期)

## 过去的雨

·李壮·

天色阴沉,暴雨  
正在赶来的路上  
我们沉默等待。相似的事情  
发生在多年以前

是的,我也曾体会过那种  
剧烈的情感。幽深、绝望  
颤抖但清晰。一颗活着的烟头  
在地上等着雨来浇灭

那同样是多年以前的事。  
为此我感谢命运,感谢你让我  
有幸体会过那种剧烈  
然后幸存。然后捎带着

记住了一场过去的雨。  
如今安宁充满我的心  
我在等待的不过是更多的等待  
使我不安的也无非只有这安宁  
(选自《边疆文学》2025年第5期)

## 落日

·安谅·

我从早出发  
想与你走近

走到正午  
与你距离更远  
你当空耀眼  
闪亮在山巅

傍晚时分  
我终于登顶  
你却已下山  
(选自《伊犁河》2025年第2期)